

佩砧型铜鼓

(美国)A. J. B. Kempers 著 谢光茂、韦丽华 译

佩砧型(Pejeng type)铜鼓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大型鼓,更确切地说就是“月亮鼓”。在为数不多的此类型鼓中,这几乎是唯一的完整保存下来的鼓;其它记载的只是一些鼓面,没有鼓身,还有一些印模残片,用于铸造与月亮鼓同类型的另一面鼓(但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地理分布上都非常有限的类型后来却衍生出大量丰富的后期产品。当然这种后期产物即阿洛岛(Alor)的莫科鼓(Mokos)的过去仍值得怀疑,但不能否认在持有这些鼓的人以及尽力去拥有这些鼓的人的心目中,这种莫科鼓一直较受欢迎。

巧合的是,在公元 1700 年前的考古记载中出现的最早的釜形鼓恰恰是月亮鼓,后来证明是黑格尔 I—IV 型鼓之外的类型。已记载的代表此种变异类型的鼓还有:

出土于巴厘岛旁斗克(Pondok)的一些鼓身断片。

出土于巴厘贝必特拉(Bebitra)的一个鼓面。

出土于爪哇中部坦努列者(Tanurejo)的一个鼓面。

收藏于莱登(Leiden)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个鼓面。该鼓面的来源尚是个未知数。它曾有一段时间成为海牙皇家古玩收藏品,在 1883 年被运到莱登古艺术品博物馆(1903 年被人类学博物馆接管)。有观点认为它有可能起源于巴厘岛,即多数其它佩砧型鼓起源的地方。但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在该岛的这种古艺术品中,即使在巴塔威尔(Batavia)博物馆,也没有早于 1888 年的巴厘人的古艺术品,因此该鼓面出土的地方最有可能是爪哇。

观察一下上述鼓面并与月亮鼓的鼓面作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毫无疑问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除了佩砧型鼓以外,来自巴厘岛牟努阿巴(Manuaba)的还有一石印模的四块残片。此外还有一有趣的石雕(只剩下基座上少数坐着的部分,这一定由有四个鼓耳的高式鼓产生灵感做成)。它是于 1975 年被发现于巴厘岛谱拉·谱色·肯京(Pura Puseh kanging)的考古遗存中,被认为是用于印度巴厘教礼拜仪式上的青铜器时代雕塑的一

个奇特例证。

月亮鼓鼓面直径 160 厘米,鼓胸 110 厘米,高 186.5 厘米,是迄今为止所有釜形鼓中最大的一面鼓。佩砧型鼓中也有中等大小的鼓,如贝必特拉鼓(面径 64 厘米)、坦列者鼓(面径 51.5 厘米)和‘莱登’鼓(面径 55 厘米)。牟努阿巴模块,则是用来铸造鼓胸直径约 100、高 107 厘米的鼓。这属于大型鼓,介于前述的超大型月亮鼓和中等大小的鼓之间。

黑格尔 I 型鼓发现于整个东南亚;与此相反,佩砧型鼓仅发现于印尼的少数地方即巴厘岛的四个地方和爪哇的一个或两个地方(遗漏了阿洛地区的莫科)。作为云南特色的黑格尔 II—IV 型鼓和青铜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地理限制。巴厘岛代表了佩砧型鼓的摇篮,只是因为这种鼓的多数都发现于此。赞成这个“岛屿主张”的理由是这里发现一块印模,它肯定地证明了巴厘曾是一个青铜铸造中心。发现于巴厘岛萨科菲几(Sarcophagi)的青铜物品,大小适度,与铜鼓一样重要,同样也成为“岛屿主张”的理由。如果此种推论正确,那么某些鼓一定是从巴厘外销到爪哇的。我们没有理由颠倒这种关系。事实上,佩砧型鼓的外表和装饰与后期巴厘艺术没有联系,却有更多的例证证明巴厘文化历史的早期阶段区别于印度——巴厘及后期巴厘时期。因此我们不应把巴厘文化看作是一种“单轨”现象。在历史过程(兴起、繁荣然后衰落)中总有一些群体凭借自身的地位以发挥权力。佩砧型鼓和印度——巴厘或者后期来的铸造品缺乏联系暗示了时间的差距和文化传统的变化。在史前的过程里,这种变化更多:旧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群就定居于海滨。在早期萨科菲几(Sarcophagi)石雕制作成后,可能曾经在某段时间发生过一次更替。然而,使用巨石者后代也许在一段时间里与已经形成的印度——巴厘社群同时存在。另一方面,也没有迹象表明青铜铸造成的佩砧型鼓与早的印度化王国并存下去。在一些寺庙发现的较粗糙的青铜像代表一种不同的风格。在一个伟大王国的中心,佩古型月亮鼓是被作为庄严而神圣的古器保存下来的,是与普通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和艺术形式相隔离的,它有可能铸造于最早的关于这些王国的碑文出现以前的一个重要时代(公元 9 世纪末)。

至于佩砧型鼓与发现于群岛(除了巴厘)的黑格尔 I 型鼓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较接近的联系。此两种类型鼓的铸造方法相当不同,它们的技术和装饰图案的风格更是如此。

佩砧型鼓的亚类型

以大小尺寸为依据,佩砧型鼓可以分为四种过渡类型。

特大型:月亮鼓,直径 160 厘米,鼓身 110 厘米,高 186.5 厘米。

大型:牟努阿巴鼓,鼓身直径 100 厘米,高 107 厘米。

中型:直径在 51.5—64 厘米之间。

小型:阿洛岛的莫科鼓及其假设原型鼓,一直到“老式莫科鼓”。尺寸都很小,如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面此型鼓,其直径为 36.5 厘米,高 6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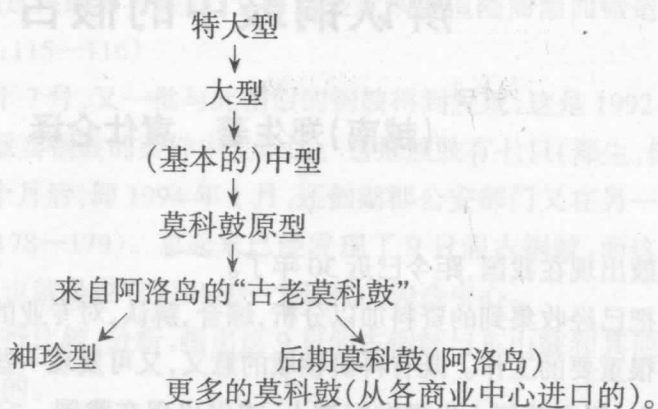
袖珍型:发现于阿洛岛的一面莫科鼓,直径为 3.2 厘米,高 5.1 厘米。

依据(鼓面)直径,亚类型 1—4 可以从大至小按下列顺序排列:160—100—54—36 厘米(平均数),它们之间的比约为 9—6—3—2。

与黑格尔 I 型鼓一样,佩砧型鼓鼓面大小与其装饰之间有一定的联系。鼓越小可装饰的面积就越小。对于小型鼓,工匠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铸造大型鼓需要熟练的设计师;在月亮鼓中,打模装饰的工匠对这种局限处理得很好并产生显著效果。的确,鼓面上的精巧图案需要最熟练的技术。这为某些特殊场合铸造的大型鼓提供了也许以前从未有过的、把几个图案结合在一起的可能。由于天才的灵感及必要的好运气,月亮鼓达到了追求的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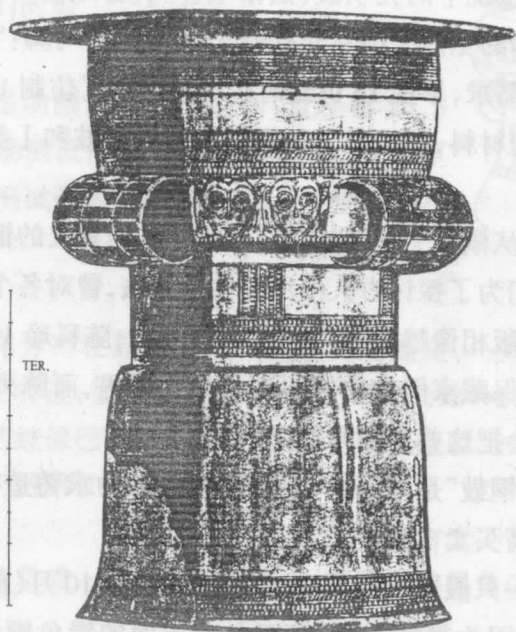
在大型黑格尔 I 型鼓中,月亮鼓是不可能在佩砧型鼓中作为工艺原型或基本亚类型的。它太突出了。中等大小的釜形鼓或对比之下较小的鼓(与早期莫科鼓属同一种类)可以充当这种角色。大体说来,中等大小鼓面约是特大型或大型鼓的 $\frac{1}{3}$ 至 $\frac{1}{2}$, 是早期莫科鼓的 $\frac{11}{2}$ 倍。这样的中等似乎可以接受为基本类型,因为这样的基本类型可进一步发展为月亮鼓或牟阿巴鼓(模块),或者相反地,可缩小为更容易处理的尺寸以铸造大小理想的莫科鼓。此外,这些中等鼓面的表面非常适当地饰上了“中介”装饰:一个主要的图案由球形和圈形组成,使得线条断断续续相连。这种组合容易让人想到月亮鼓的整个图案。三种中等大小鼓面在细节上彼此不同。背景断断续续的线条或多或少有区别。而早期莫科鼓,却没有此背景。此外,某些古老的莫科鼓的“头像”已演变为轮廓(仿佛起初的样子,不过肯定具有面部的基本要素)。中等型鼓上也有头部装饰,牟努阿巴模块,也肯定具有此情况。从这些证据看来,与中等型鼓面相似的佩砧型鼓的亚类型被当作基本类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从基本类型开始,月亮鼓的铸造达到了大小与完美的极致。同样,青铜器时代的某个时候,相同原型的小型鼓也有此种需要。由此产生了来自阿洛岛(它们一定在某个时候到达过的岛屿)的“古老莫科鼓”的原型(假设的但有一定的可能性)。早期的莫科鼓发展了其自身的历史。与假设原型比较,“早期”莫科鼓无疑已是“后期”的了。而更多年代更晚的莫科鼓(来自除

阿洛岛外的其他许多地方)从诸如东爪哇和马卡撒(Ma Kassar)等地方进入东印尼。这些反映出如下图的关系:



与黑格尔 I 型鼓一样,从年代次序看,佩砧型鼓并非一脉发展而来。鼓面装饰详述将更能提供图案设计者过去常用方法的例子。

(本文译自坎普斯(A.J.B.Kempers)著的《Kettle drums of Southeast Asia》, A. A. Balkema 1988 年版。译文有所删节,题目是译者加的)



佩砧型“月亮鼓”